

纪实文学



# 人生无模式

奚青著

作家出版社



# 人生无模式

奚青著

作家出版社

#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 人生无模式

---

作者：奚青

责任编辑：白连国

责任校对：祁斌

装帧设计：程利伟

插图：程利伟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05 千

印张：7

插页：6

印数：0001—11,000 册

版次：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613—1/I·612

定价：4.7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昭彰人间的温情

## ——读《人生无模式》

李炳银

奚青写小说已有多时，可写报告文学此前还不知道，奚青选了这样一个没有名誉、地位，且已退休了的老管作为自己报告的对象很不平常。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如今时兴得很，有追踪时代骄子的篇章；有涉猎历史轶闻故事的文学；也有不少为讨少数读者喜欢多卖几个钱，把一些低级庸俗的奇闻艳事编织给人看的。可奚青却乐意花很大的功夫精力，深入地走到老管这个普通人的世界，热情地把老管介绍给我们大家。为什么？

奚青报告文学的题目是《人生无模式》（载《新境界》创刊号），其实，老管的人生哲学，处世方式，行为规范，还是存在着一个分明的模式的。正直无私，乐于助人，多情重义，真诚厚重等，就是老管的为人之道。也许奚青觉得周围如同老管这样的人过于稀少，有了某种渴望；或许是觉得像老管这样的角色应得到社

会的承认并给以充分的肯定。总之，老管对奚青的吸引，打动并唤起某种共鸣，使奚青有了一种发现，乃至生出一种责任感，以为不把这样的人物介绍给社会和读者心灵即不能平静，情感社会有某些欠缺似的，这或许就是奚青放下虚构走向真实，放下小说创作费力地写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原因吧！

读奚青这部作品，我似乎有应接不暇的感觉。孙大光、邹家尤、牟建华、张文岳、何长工、侯宝林、赵燕侠、梅葆玖、郭兰英等，这么多有地位名望的人都出自真诚地赞扬老管，而老管又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东家西家，为上级下级，为邻居同事，为家属小孩的看病、上学、住店、坐车，乃至用煤吃菜不停地忙活，我真有点眼花缭乱，为老管感到十分疲累了。然而，奚青正是用这让你似乎喘不过气来的大量事实，叫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老管，使你识之即无法忘记。在地质部机关，老管是个时刻把别人的困难愁烦放在心上，并竭尽全力去设法解除这些负担的人。“事难办，找老管”，这个在人们口头、心中广泛流传的谐语，绝不是一般的调侃，而包容着人们对老管的敬佩，积淀着老管为人解难之后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死了，你烧我”，像这样把身后事都托付给老管的话，更是让人见出老

管在他人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牟建华专门为老管写了一对条幅，内容是：“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这是对老管心灵和行为十分准确的写照。

未读奚青的作品之前，我对老管一无所知。至今也未谋其面。可通过奚青的介绍，我的眼前却站了起来一个大写的人，这人就是老管。在“文革”那个血雨腥风的年月，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借机营私、有人视恶而不见、有人作伪以求自保，那真是一次人品人格的大展览。可就是在这人的展览中，老管以其凡俗之身，显示了他的风骨品性。何长工，这位中国革命的创建者，在“文革”中却一夜间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造反派冲击地质部时，老管先是“把何长工转移到主楼地下室，看看不行，又打开地下室的窗户把他救走，送到菜市口”。此后又常在何长工挨批斗，“坐飞机”时站在旁边，防止别人动手动脚。有人说老管是“铁杆保皇派”，可那时又有几个人会去这样冒着风险呢？老管相救、护卫的不仅是一个何长工，而是对正义的维护，是在不少人退缩的时候对邪恶的进击。

自然，老管更多做的是救急解难的日常工作，帮

人住院治疗，帮人照料子女等。但像老管这样帮助如此的充分，彻底却实在少见。为人联系住院后，病人的爱人可以带着孩子住在他家半年或更长的时间；别的夫妇去了干校，孩子也可以长期的在他家生活。这里真用得着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老管做的好事成千成万，这若不是他心灵纯美，品性高洁，单凭一时热情能办得到吗！或许，奚青的文字缺少一点节俭功夫，可读老管这许多，这各式各样事迹的时候，奚青的激动之情，也同时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不意间忽略了它的文学不足，只不断地对老管产生深情的钦佩和敬重。

报告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对现实社会人生直接的感应与反映。这种感应与反映，时常由倡导和批评两个方面表现出来。此前的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打破了过去文学创作领域那种只能歌舞升平，不容怀疑批评的局面，把一种敏锐的观察和冷静深入的分析手段容括进自己的创作中，使文学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不再是闭着一只眼睛，从而使社会现实生活得到了较为准确全面的表现。可是，近几年来，这样的创作现象因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讨伐而几乎鲜见，随之

而来的却是虚浮的张扬和廉价奉承，甚至有不少的报告文学竟为那些已不适应现实生活，且已被人们视之为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再次贴上自以为动人的标记肆意宣扬。结果，除了空洞的说教和借势谋得一点风光外，在广大的读者中却极少影响。读者从报告文学中寻求的是时代的足音，是真的生活面貌，若是抽取了报告文学中分明的时代性和本质的真实性，只把报告文学简单地看成一种为我所用的工具，看成一种斗争的武器，那么，报告文学就只会因同时代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隔断而显出苍白，显出脆弱，无多少生命力。对于虚浮现象的排斥，绝不意味着报告文学排斥积极的倡导，排斥对真正崇高美好对象的赞美。奚青选择了老咎这样一位看似缺少精神光彩，可把许多美好的感情，高尚的品德溶化到自己行动中的普通人物，并对其投注了浓厚的爱心和热情。这就是对一种美好感情，高尚品德的赞美和倡导。忽略了这一点，就很容易忽略这部作品的价值作用。尤其是在不少人以为物欲横流，人情淡漠的今天，更是应当提请人们，不因表面的平实质朴而偏失它。

选择老咎这样的人物为自己报告的对象，这既透着奚青的热情，更显示着他的自信。在普通人中发现



美，又把这种美提供给普众，这中间的转换辩证关系因奚青的劳动而有了成果。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奚青掌握的还不是很灵活。因为重事实而未能充分地利用事实去升华某些理性精神，感情波澜，就难免使自己的报告显得厚实却也迟笨，热情却不易掀起狂飚，未能产生本来应有的感染性。文中多次把老聃与雷锋拉到一起论，显得牵强，也缺少必要性。不适当的理性界入，好像有妨作品造成的质朴，平和气氛，影响了读者的接受情绪。为老聃作传，是因为奚青认为老聃的事迹可以撑得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即是个普通的人，也不存在可不可以写的问题，更不存在读者是否会接受的问题。奚青的自知坚定了他的决心和行为，实际上也坚定了一种严肃认真的文学创作态度。在我们的文艺领域，如今写实之风正盛，这并非不是个好现象。可令人遗憾并耽忧的是，有许多貌似写实，实则并不是准确全面地反映生活对象全貌的宣传品，却以艺术的称誉走进我们的影院，银屏，报刊，使真正的艺术无言以对。即是部分确实表现着历史和现实真实对象的作品，也是很难说实现了从事实到艺术的转换。若是我们的文苑竟变成了显赫人物自由蹀足的地方，那么，文苑就会变成“大观园”而为民众疏淡无它了。

我不知奚青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但他的《人生无模式》显然是这种现象的反背。我们不应由此即定下它的价值意义，可它毕竟让我感到亲切，感到了人间的温情。

1992年11月21日

## 目 录

### 昭彰人间的温情

——读《人生无模式》 .....	李炳银
一、铁 帽 .....	1
二、这年头，交情 .....	12
三、事难办，找老咎 .....	26
四、“我死了，你烧我。” .....	39
五、风 骨 .....	63
六、老帮子协会 .....	79
七、一个辉煌 .....	102
八、费尔抓瞎 .....	124
九、“如果有二十年的小， 我就和他离……” .....	138
十、人活到这个份上 .....	157
十一、根 .....	182
后 记 .....	205

## — 铁 帽

中顾委委员、原地质部部长孙大光说：“老管是地质部的社会活动家。”

原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允说：“老管是我们家的恩人。”

原地质部副部长牟建华说：“老管‘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我准备把这两句话写成条幅，送给他。”

地质部副部长张文岳说：“老管是个非常难得的好同志，一个大好人。”

相声大师侯宝林说：“我在地质部就老管这么一个朋友，这人可交啊！”

京剧艺术家赵燕侠说：“我这儿有什么事，什么困难，总想找老管商量一下。心里总想着他。”

京剧艺术家梅葆玖说：“我和老管的友谊是持久的，愉快的。不管什么时候见了，都感到高兴，有话说，能说到一块儿。”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说：“只要我不死，老管什么时候叫我去演出，我什么时候去；去不了，抬着我我也得去。”

老管者，何许人也？竟能得到地质部诸多领导如此高看，文艺界名流这般敬重。想来，是个位尊职显的大人物，要么是位交谊广泛的地质学家，抑或是艺术界的超级票友。不不，都错了。此人多年担任地质礼堂管理员，离休前的最后职务只是地质部行政司总务处处长。他只念到夜校初中二年级，一不会歌舞，二不会唱戏，更不懂地质找矿的门道。他的知名度和职务之间，颇有那么一点反差。

当今首都，部委林立。“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建国40多年了，不管哪个部委，上来下去的处长可以说多如江鲫。值得一提的是：地质部任何一任正副部长

都认不全下属的司局长，但却没有一位不认识老管的。岂止是认识，多半还相当熟悉。读者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部长们对管处长有种种上佳评价，那……怎么没提他当司局长呢？

笔者也为此抱憾。

奈何“人到五十七，报啥啥不批。”老管 55 岁才由副处提到正处，又没有文凭，一不年轻化，二未知识化，自然也就化不到司局长堆里去了。

据老管分析，他犯忌就犯忌在这个姓氏上了——头上是个“处”字，下边是个“日”字，说明当上处长日子也就到头了。1948 年送老管参军，如今已 81 岁的一位老党员另有一种说法。他说老管的父亲死后葬在村西一个向阳山坡上了，风水不错。如果当时把坟地再往上移一个坎儿，老管末了还能升一步……

孔夫子有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管姓氏制约也好，坟茔地高度不够也好，反正老管乐天知命，认了。穷小子进北京不容易，他说，你嫌七品官小，那些半路上牺牲了的同志该怎么想呢？他们不更“亏”么！

本人和老管相见甚晚。那是 1989 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地质疗养院采访，经人介绍与老管有了一握之识。老管大高个，一副机枪班长的身架和块头，眼睛不大，

但很有神，里面含着爽朗、诙谐、实诚，还有一种农民式的睿智和狡黠。一笑，眼睛一眯缝，有点儿像侯宝林说相声的神情。最吸引我的，是他那连珠的妙语，鲜活、俏皮、生动，别有一种良劲儿。

我住疗养院 10 号楼。每到夜晚，总有一阵阵嘈杂声从附近一间房子里传来。有天我难以成眠，便走过去察看动静。一进屋，只见几个人在打麻将，老管立于一旁看热闹。此时我对麻将尚处于半通不能的初级阶段，出于好奇，便不声不响观摩起来。我发现，四位玩主在动真格的，不一会儿，煤气公司的小茹就抖落下 600 多角。

“手真臭！下去反思一会儿。”老管按捺不住，把小茹拨拉开，“看我替你卷土重来！”

说也奇了：老管上手就和，就敛银子，接着坐庄，又连和五把——两把“点炮”，三把“提溜”。一点数，60 多块全找回来了。老管见好就收，起身离坐，拜拜了。

“老管，你怎么在疗养院赌钱呢？”第二天，地质部办公厅副主任李长清责备他。

“我赌钱？没这回事！”老管眨眨眼睛，“你说说，我是输了还是赢了？”

“得了，我都听人说了，你在10号楼小茹那屋……”

“嗨，那怎么是赌钱呢？”老咎振振有词，“我是替输家摸几把，帮他扳平。”

“你扳得平么？你下来以后，他们还会有输赢。”

老咎笑了：“这回输来下回赢，万水千山总是情。放心吧，都是熟头熟脑的人，谁也不靠这个吃饭。不管谁赢，最后都得买烟买酒买螃蟹，还到大伙身上。”

“那也不行。”李长清较真，“疗养院是行政司下属单位，你是行政司的处长，应该制止他们。”

“制止他们？”老咎白下眼睛，“‘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两亿在跳舞。’你制止一个给我看看。”

“不管怎么说，你是党员干部，要注意影响。”李长清盯住他不放，“至少不能沾边。”

“行了行了，”老咎舌头短了，“咱以后听领导的。”

他俩是多年挚友，彼此相知，有时也彼此相讥。李长清小老咎十几天，算是老弟。老弟对咎兄依然不放心，天天晚上撵着他，免得他出“影响”。咎兄倒也说话算数，果然清静无为，表现良好。

有个老外说：“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应当如一头年轻的猎狗。始终那么好奇，那么嗅觉灵敏，那么容易



激动，那么穷追不舍。”我虽然不年轻了，且也缺少猎狗般的敏感，但职业本能不时提示我：注意，这个老咎是位文学人物。当我和他稍作接触后，一个愿望，一个强烈的愿望从胸中油然而起：盯住他这个“铁帽”，下边很可能有富矿……

实在说，了解老咎相当难。有文人采访他，要写他，他既感新奇，又心存忐忑。

“我不是劳模，也不是优秀党员。”他一再申明。

“我不是给劳模和优秀党员写材料。”我多次解释。

“我这人自由散漫，还有不少毛病。”他表白。

“我把你的自由散漫和毛病也写出来。”

“真的，我这人没啥好写的。”他强调，“你如果把我拔高了，人家会说那是假的。”

“我保证往真里写。”

“你写我，到底想说明啥呢？”他困惑地望着我。

“说明北京有个地质部，地质部有个老咎。把老咎戳在这儿，能说明啥就说明啥。”

他苦笑笑，还是摇头。按照惯有的思维定势，他以为我写他就是树标兵，立榜样，宣传先进典型；而他又觉得自己不够那典型，于是更加惶惶。他有时叫我记者，有时称我作家，说明他还分不清记者和作家